

凌晨 科幻小说现实主义 小说集



潜入 QIANRU GUIYANG 贵阳

凌晨◎著

一个跨时空的追杀者 一座人间烟火的城池

时空具有无数观察角度，错失一个都无法精确描述。
而这个皮相世界，或许只是一场盛大的假象。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非外借

潜入

QIANRU
GUIYANG

贵阳

凌晨◎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入贵阳 / 凌晨著.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7
(虫)

ISBN 978-7-5682-5934-7

I. ①潜… II. ①凌…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8897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玉田县昊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190千字

版 次 /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8.00元

责任编辑 / 刘汉华

文案编辑 / 刘汉华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施胜娟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最早“认识”凌晨，还是在《立方光年》上。很多年轻的读者也许不知道这样一份科幻爱好者杂志，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本不起眼的杂志聚集了北京一群颇有才华的科幻作家和科幻迷，而凌晨，便是其中核心的一员。事实上，她一直是那个科幻迷团体的黏合剂，哪怕是《立方光年》停刊之后。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真正见到了凌晨，一个天生具有教师气质的姑娘，对身边的朋友非常体贴，心地纯净而透明。那时我已经读过她获得1995年度银河奖的《信使》，人如其文，那篇小说表达了对爱情、责任与梦想的追求与担当。

1998年，加入《科幻世界》杂志社后，因为做读者俱乐部的关系，我经常随杂志副总编谭楷老师到各地宣传科幻（北京是常去的地方），因而也便更多地见到凌晨，初次见时留下的印象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她更多的时候会认真地讨论科幻创作。如果说多了一些什么感受，那便是她对《科幻世界》更为深沉的热爱。科幻是一粒神奇的火种，它一旦被播种进心田，便会炽烈地燃烧。在凌晨身上，我能感受到那样的燃烧所带来的温度。

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科幻文学的历史，最重要的主题便是新生代的成长。新生代改变了科幻的样貌，赋予这一文类青春的气息、参与变革的激情以及文学本原的力量，而凌晨正是新生代群体的重要一员。凌晨对新生代科幻的贡献，不仅是女性特有的细腻质感对科幻类型的丰富，更在于她总是让我们在普通的生活中发现非凡，产生基于普通生活的感动。

凌晨是个勤奋的作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长篇科幻小说五部、短篇科幻数十篇，并且三次荣获中国科幻银河奖。与此同时，她的视野也越来越广泛，对奇幻小说、科普创作也有很多涉猎。

我很荣幸责编了凌晨的两篇重要作品，一篇是《潜入贵阳》（获得 2004 年度银河奖），一篇是《见龙在天》。前者氤氲缭绕，会让你因此爱上一座城池；后者充满了对荒诞现实的批判，可称科幻现实主义的上佳的范本。我有些自私地认为，它们是凌晨最好的科幻小说。

拉杂地说了这么多，感觉不像是在写一篇序文。把它当成一种纪念吧。我很珍惜那些岁月，并对未来怀有很多期待，我相信，凌晨也一样。

最后，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喜爱这本书。这本书里的世界值得我们去探索与感受。

《科幻世界》姚海军

1/ 潜入贵阳

65/ 2012 · The New Day

97/ 到得克萨斯学汉语

107/ 听布谷鸟叫

117/ 在烈日与暴雨下

127/

待我迟暮之年

157/

无处躲避

205/

明月几时有

229/

猎猴

241/

☩☩之见龙在天

/ 潜入贵阳

“贵阳，简称筑，中型城市，位于东经 106°7'、北纬 26°5'，海拔高度 2100 米。四季如春，气候宜人。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早已经是过去时。近年来，贵阳更作为西南旅游中枢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放下《贵阳简介》，青年男子将目光投向窗外。那里是阳光灿烂、云海茫茫的世界，与他来的地方有着几分相似。但到底相似在哪里，男子说不上来——只是记忆中一些模糊的印象轮廓，让男子觉得亲切而已。其实男子很清楚亲切这种感觉对他完全没有必要。

“还给您，您的身份证。这是办好的健康登记卡。希望您在贵阳旅行愉快。”空姐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他接过对方递来的信封，拆开。信封里米色身份证和橙色健康卡上他的大头照片呆滞无神，模样却是一丝一毫没有差错。他望着那两张白痴样的脸，以及照片下姓名栏铅印的“雷宇”二字，一时出神。

“有问题吗？”空姐殷勤地问。

“不，哦，没有。”那叫雷宇的人抬起头，表情温和，“还有多久到贵阳？”

“还有 25 分钟。”空姐微笑，“贵阳正在下雨。不过别担心，机场会为您提供雨具。”

“谢谢。我第一次来贵阳。”雷宇礼貌得无懈可击，“听说这是座迷人的城市。”

空姐脸颊微微一红，“我为这座城市骄傲。希望您也和我有同感。”

“到贵阳您是旅游还是商务啊？”雷宇同座的人问。

窗外的阳光忽然隐没，云团弥塞住视野中的每个孔隙。“找人。”雷宇回答，声音中的寒意无法抑制。

问话的人不自禁地向外坐了坐。

上 48 小时的任务

1

飞机果然 25 分钟后准点到达贵阳龙洞堡机场。从空中俯瞰机场，云贵高原那令人心醉的绿色像被打上了褐黄的补丁。为了修建机场炸平的十余座山头附近，劈开的山体乱石嶙峋，植被稀少，仿佛破衣褴褛的乞丐裸露在天空下任凭日晒雨淋。机场本身却鲜亮精致，候机大厅洁净的大理石地面可作镜子。

雷宇往镜子里瞅了瞅自己：高个子、身材结实、俊朗的面孔阳刚气息显著，这形象在此世界里应该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人？雷宇在心中默念了几遍这个字的发音，“人”真是个奇怪的字眼。他向大厅的时钟墙望去——7:30分。雷宇迅速换算了一下时间单位，他还有46个本地小时。

对于身手一向敏捷的他，48小时执行这个简单的任务，应该绰绰有余。

雷宇理理稍乱的头发，朝总服务台走去。值班的年轻女子立刻站起。随着他的走近，女子喉部抽动，脸部肌肉明显紧张起来。

“您需要什么？”女子上唇生的一颗小小黑痣，给她青春的面容增加了几分俏丽。

从雷宇1米92的高度俯瞰，那女子堆在脸上的殷勤不过是一堆过剩荷尔蒙制造的脂肪。“我想要一本《贵阳自助游手册》，有这样的东西吗？”他问。

女子立刻将一本牛皮纸封面的精美印刷品放到柜台上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当然有，先生。”她努力将每一个字的音节都咬准，普通话说得越发艰涩。

雷宇拿起手册，道了声谢，附赠上微笑一个。

女子的呼吸顿时乱了，急忙低下头去。

候机大厅外果然淅淅沥沥下着雨。

雷宇将手册塞进风衣宽大的口袋，提起公文箱。他刚要推开大门，

斜刺里急速伸出一只白手套挡住了他。雷宇心里一紧，顺着手的方向看——其他旅客都是通过一个门框状检查口走进雨中的。

门框伫立在大理石地上，影子与正身组成L形。在四周无物的空间中，这L形生硬而且僵直。雷宇盯着它，内心深处涌起极其厌恶的情绪。他走过去。门框中的温度感应器立时响声大作。门边两个白衣装束的检查员凑过来。

“没事没事，上飞机的时候还好好着呢，可能太紧张了。”雷宇笑，“我再走一遍。”他退回去，深呼吸，放松情绪，然后走进门。

感应器这次没有任何响动。

两个检查员如释重负，半对自己半对雷宇说：“没事就好。你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不谨慎。”

“我明白。”雷宇点头。整个国家都在遭受着瘟疫的折磨，非瘟疫地区自然要如防大敌。幸而他的出发地点不在疫区。

门后办公桌上的灰色机器吐出一张肉色卡片。检查员熟练地撕掉卡片上的护膜，抓住雷宇的左手腕，“啪”地用力一拍就将卡片贴到那里。雷宇只觉手腕上被无数细小的针扎了一般，一阵酥麻。但肌肤很快就失去敏感，对凭空多出来的那片东西没了知觉。

“抱歉，我们必须对每一个到贵阳来的人实施健康跟踪。请理解我们在非常情况下的这种非常手段。”检查员的措词虽然礼貌，却透着无法抗拒的威严。雷宇默默接过另一个调查员递上的资料袋。他背后有人歇斯底里地啰唆：“这东西安全吗？你们能保证它是无菌的吗？万一我的健康因为这个监视器受到损害，你们如何赔偿……”

雨比刚才大了很多。不时有汹涌的雨点冲进门厅，撞到旅客的身上，被衣物吸收。雨点消失了，水分子渗入衣物的纤维，加速纤维的老化。然后，衣物会被粉碎为浆，制造成纸。纸被使用，被回收，被粉碎，直到无法再次利用埋入垃圾场。土壤和微生物对纸屑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水分子被云层吸收，演变成雨，完成这个复杂漫长的循环。雷宇掸掸身上的雨珠，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平衡打乱了，就一定有另一个平衡代替它。

自己就是冲进贵阳的一滴雨珠，将在某种程度上扰乱它的和谐。

雷宇挺直背，走向等待在门厅外的出租汽车。那司机站在半开的车门前，满脸职业化地亲切笑容：“您要去哪里？”

2

出租汽车驶入隧道，投在窗户上的阴影让雷宇想到了机场的那扇门，多少有些不舒服。他打开资料袋。里面有一张贵阳市地图，一份健康跟踪说明书，一套包括洗浴理发餐饮住宿电影的贵阳生活优惠券，以及一把折叠雨伞。

“每个到贵阳的人都能得到这些？”雷宇拍拍袋子，“你们太好客了。”

“啊，不，瘟疫开始以后才这样。来的人少了嘛，都是贵宾。”

你对健康跟踪有什么看法？别的城市没这样的吧？”出租汽车司机的普通话非常流利标准，礼貌得也恰到好处。

雷宇抬起手腕，跟踪卡已经完全嵌进了肉里，与皮肤浑然一体，看不出痕迹了。

“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仪上呢。”司机说，做个鬼脸，“你可得小心。”

“他们是谁？”

司机耸耸肩膀，那意思是这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他们呗。隧道尽头竖立着“市区十公里”的标志牌。“你到底决定了去哪里吗？”司机有些不耐烦。

“化龙桥。”雷宇不加思索，地名脱口而出。

司机的表情从诧异变为迷惑，随即恍然大悟：“嗨，你以前来过贵阳了？”

“没有，这是第一次。”

“那你怎么知道化龙桥呢？本地人都不见得会晓得那地方。而且现在修路，附近都过不去。”

“你去不去？不去我就换车了。”

“去得去得。”那司机一迭声本地口音冒出来，眼角余光落在袋子里的优惠券上。“这么多你一个人也用不完，不如分一点给我吧。”

“都给你。”雷宇将优惠券扔在驾驶台上。

“以后你要是用车还找我吧，我给您优惠。”司机加大车速，

雨水被甩向车后，形成一道银色的帘子。

雷宇拣起健康跟踪说明书。说明书上一再强调健康跟踪是与己与城市都有好处的事情，希望得到使用者最大限度的配合。“跟踪装置具有最强的灵敏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当您离开本市的时候，交通部门将使用专用设备为您解除该装置。个人试图解除该装置不但对身体健康有影响，还将因违背城市管理条例而被处罚。”说明书的最后用黑体印刷着这样的字句。

他们正在监视仪上注意着你的一举一动。

雷宇心里“咯噔”一下子，仿佛有什么东西被丢掉了——那应该是对这座城市最初的善意吧。从此不可不防。城市如同陷阱，早就为每个外来者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他只是来执行一个与城市本身毫无瓜葛的任务。速战速决吧，在“人”的世界里还是少停留为好。抚摸那被注册了的手臂，雷宇嘴角现出几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3

雷宇到化龙桥时雨已经停了。乌云之中透出几缕惨白的阳光。有风从阳光里倾泻，将桥下污泥中的潮腐气息带到桥上。雷宇调整呼吸，靠近桥栏。石制的栏杆光滑油腻，栏杆下部和这城市里许多建筑一样生了碧绿的苔藓。雷宇抹开一片苔藓，果然看到那行刻入

石头三分的字迹：“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立桥，跨贯城河，黔灵东路始通。”

那个他要找的人，应该就在这附近的某处居住。

雷宇向桥下看。河水几乎干涸了，这是因为上游修路而围堰的缘故。条石垒起的河堤上，也是苔藓丛生——绿得仿佛是特意加在那石条上的装饰品。时空就从这绿上泛滥开去，渐成无限。雷宇肃然，上面派他到贵阳来找那个人，也许还有让他体会时空玄妙的另一层含义。

这之前他对时空的存在总是漫不经心，就如对自己的存在无所谓的感觉。

事物只有拉远一点距离，有疏离感的时候，才能比较真切地感觉到它的重要。所以，到贵阳来与其说是找那个人，不如说是找回他自己吧？上面就是这样刻意安排的吧？

当然现在不可能理解上面的意图，以后也不会有谁向他解释上面的意图。一切只有依靠他自己判断。其实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这个任务的结果。

雷宇擦净手上的苔藓，走向桥东的十字路口。那里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突然之间就挤满了水果与蔬菜摊贩：李子、葡萄、地瓜、荔枝、桃子、西瓜；小葱、土豆、折耳根、空心菜……将雷宇的去路截断了。雷宇只好买了5角钱的细葱，塞进资料袋，和健康跟踪说明书、自助旅游手册混在一起，勉强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

路口朝北是陕西路，两旁原有的半西洋式建筑被蓝白编织袋的

围幔遮盖；路面挖开的沟渠里，两个人正在调试一台抽水机。没有围幔的房屋上，到处是用白粉圈起来的黑体的拆字。

雷宇小心绕过水洼和泥坑，顺着陕西路往北走。几分钟后他就看到路东侧的虎门巷。巷子口的朝向和法式三层老楼与他记忆中的相同，但巷口南边的一片木制房屋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3栋7层板楼。

雷宇在巷子口停下脚步，有些犹豫不定。法式建筑底层的杂货铺依旧，卖杂货的男人也还在，只是头发几乎都掉光了，这让他有一种人到中年的落魄颓废。高高的玻璃柜台和那盛放糖果的玻璃罐子一如往昔。雷宇脑海中闪过“一如往昔”这几个字，立刻意识到这感怀不应该存在，毕竟自己是第一次到这座城市。虽然他的记忆库中那些糖果的滋味一清二楚。

上面给的资料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4

遇到问题时冷静分析和做出正确决定并为之积极努力，这是上面给雷宇的评价。但雷宇认为，此评价与其说是夸赞他的能力，不如说是为了掩饰上面派发任务的草率和仓促。当每一个任务都关乎个体生死，他能不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吗？